



艺术家，档案与时代诊断

Artists, documents and diagnosis of the times

郭晓彦 Guo Xiaoyan

6月22日，意大利都灵美术馆(Civic Galle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以方力钧个展“云上险境”(The Precipice over the Clouds)揭开了它夏季项目的序幕。展由都灵美术馆总监达尼洛·艾切尔(Danilo Eccher)和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共同策划，并联合了中国美术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览展示了艺术家自2006年以来的30余幅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其中更有之前从未展示过并为此次展览专门完成的新作。展览将一直持续至2012年9月30日。

艺术家的写作，作为建立某种与历史构思相联系的意愿，从一定意义上说，与身体、心理、生命实践密不可分，是对可记录的身体历史的“虚构”和建立，也是以某种视角建立的时代叙事。正是在此，艺术显示出了它的独有力量。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方力钧的作品正式在此意义上，成为中国艺术当代图像的重要代表和“神话”，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案例。

通常，我们对艺术家工作的前台，他的思

想结晶的部分，对他的画面语言加以了解和分析，我们也可以透过作品画面与艺术家创作时凝思的精神表象进行对话，但我们却常常忽略艺术家的“后台”，即艺术家工作的思想源泉和生命现场，这是艺术家建立的面对现实的自我参照系统，这个系统成为了他写作的精神发动机。这也是我们观察方力钧创作的一个重要视点：一个艺术家与他的时代是怎样的关系？艺术家如何通过构筑自身与历史的关系，将周遭一切深刻的、复杂的联系与艺术、创作及生活之间构成

必然的关系？

“折 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赤壁》）“沉沙折”处是一个开端，勾连着称之为历史痕迹的、废墟般广阔的未来而具有了未来考古的意义。方力钧在2008春天完成的《2008年·春》，是一件重要的作品——不是因为这件作品描绘出生命的、逝去的、革命的、暴力的、灾难的、让人怀疑或者相信的世界的诸多意向；更标志着，方力钧自2004年以来进入的成熟的思考和创作状态：历史的“沉沙折”处正是艺术家这个构思的一个发端——在此，方力钧要创造出一个不同于以往书写的开端，成为我们观察方力钧最近几年创作的契机之处，在此，如此思考生命形态和历史走向，使他的“时代诊断”完全脱出对于社会历史批判的背景，变得抽象

- #1 2011-2012 布面油画 方力钧
- #2 2011-2012 布面油画 方力钧
- #3 2011-2012 布面油画 方力钧



#1



#2



#3



#4



#5

并使思考进入具有历史观的复杂追问之中。在这个成熟的思考位置，人的问题被抽离出一般性的语境——这个转变过程首先经由艺术家关注生命状态开始——2006年、2007年，方力钧开始创作大量的关于动物、孩子和“飞翔”的作品，鸟、昆虫、鱼、野兽，它们在渺茫的空中，飞翔。这种位置，不是简单地将人置身于人的历史，将物置于物的历史中，而是将它们置于对不可知未来的关照之中，将它们置于不可抗拒命运的位置。这种思考的位置，使作品具有凝重力量，也开始了一种成熟之境——在此看到的艺术家已经不再绝对地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当局者了，或者是自身所作所为的始作者。正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方力钧开始制造具有充满想象力的时代性画面来烛照当时历史现场的复杂性和 味气氛。面对昔日那样一个强大的集体主义理想的崩溃，方力钧试图驱散目的论者对时代幻觉的 信，让“我们”面对当下现实，他用一种创造性的途径来防止跌入混乱逻辑的陷 ；如果说，“光头”和“时代的哈欠”都代表了一种主动

选择的姿态；“沉沙折 ”处却是真正的写作之处，在自我之外，艺术家在另一个位置上创作：从历史深处的回响，从更恢弘的视线中看到现实。

我们相信，艺术家的故事开始于地面上的脚步。这个由艺术家的不断行走造就的“空间”或者思考“装置”，记录下创作的痕迹以及行走的路线，犹如艺术家发明的独有词语一样，成为有待我们观察的艺术家的成长线索，这些线索在艺术家的“个人地图”上逐渐形成了一条总体的、将日常行动转化为精神实践的“有型之物”——这是艺术家的日常实践的现场，纠缠期间的思绪，通过由草图、笔记、生活痕迹、谈话、出版物与艺术家相遇，让这个位于生活、展览、图录、媒体中的艺术家所陈述的一切都成为研究的资源。这其中，可以陈述的事实是：这是一个不断前行者对于他体认的政治和现实“地形”的适应过程，是某一个思想实践的空间，对于艺术家来说，作品是档案，是一个见证，是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和诊断。这些由特殊的碎片和片段构成的回忆的细节，也是一个关于个体留存的社会档案——这里与作品共同构成了一个艺术家与世界构思、精神视野和现实处境的不同位置的深刻关系。

一个展览是关于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实践，精神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线索的观察和展示现场，艺术家的创作，既是在一个基本时间线上的存在，也是一个具有指示性的事实。艺术家的创作本身不仅指出了其创作中的思想活动，也是对思想构建的有效组织。

艺术作品是我们对于艺术家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状态的信息、时代背景与其精神历程联系部分的“考古”。这些信息将通过艺术家的体察转化为时代精神；而在此处，艺术家的能力正在于善于渗入其中的微观领域，创造出一个全新命运的“叙事”。

艺术家创作的各个阶段的重要事件是相互联系的，是经由艺术家的思考和视线关联起来的，时代问题和文化语境及其实践，共同构成艺术家创作的思想现实；通过画面直接联系或者勾连起时代氛围、事件、社会发展变化等等。在这样的线索中，仿佛有一种盲目刻画着艺术家的“活动”，揭示这些存在的线索将潜藏于此的事实披露出来并坦诚这些相互联系的事实——它们指向了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艺术家的独立性的建立，从可能性转变为事实的当代性线索，也是理解这种“当代”对艺术家创作所具有的意义：艺术家提出的问题及决定。“一个行动并非在一个似乎可能的给定地平线上发生——它重新定义了可能存在的东西的轮廓，一个行动实现了那些在给定



#6

的象征世界中似乎‘不可能的’东西，然而它改变了它的条件，从而回溯性的创造了它自己的可能性”。（齐泽克语）

透过观察方力钧的作品，我们看到方力钧反复纠缠的课题：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处心积虑的思考和反思，也即是对于人性命题的观照。所以，在其作品中，充满着分散而孤独的，有时候被降低到只是些碎片、虚妄的无尽头、荒谬生活的描述和一种试图恢复生动的、完整性的抱负间的冲突——世界在此呈现出它的无限性，而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无限性的预言者。当他们不再受制于语言的种种 绊，到达了一定的高度，这种高度将他从混合着种种疑虑和困惑的一众人里变成一个观察者，创造出在上空飞翔以及由此高度带来的全景式视野——正如方力钧作品中的那些全览之眼的图像，这是艺术家思考世界和创造自己的视域。

形形色色的关于生命和现实的隐喻中，艺术家“革命”的意义，从来不是被看作是其作品生产的意义，而是被看成一种不可抗拒的生命实践，只有在历史的巨大现场面前，思考才显出意义。而艺术家，由于自己的作为，对于世界、生命过程的细致思考，总是会获得天才预言般的瞬间及其意义。

- #1 民以食为天 布面油画 方力钧
- #2-3 布面油画 方力钧
- #4 蜂树熊猴 布面油画 方力钧
- #5 春心不知水还寒 布面油画 方力钧
- #6 悲喜家常事 布面油画 方力钧